

蔷薇岛屿

014043889

I267.1
958-2

安妮宝贝

蔷薇岛屿



北航

C1731753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I 267.1

958-2

目 录

【I 行走，行走】

- | | |
|----|----------|
| 4 | 再见，时光 |
| 42 | 旅行夜车 |
| 48 | 蔷薇岛屿 |
| 58 | 梔子 |
| 64 | 消失 |
| 68 | 赤道往北二十一度 |
| 74 | 在西贡 |

- 86 照片
- 88 危险的美感
- 92 少年事
- 98 一天
- 102 独自醒来
- 108 想起来的爱
- 112 日落
- 120 世俗生活
- 126 河岸
- 128 香港记

【 II 关于爱 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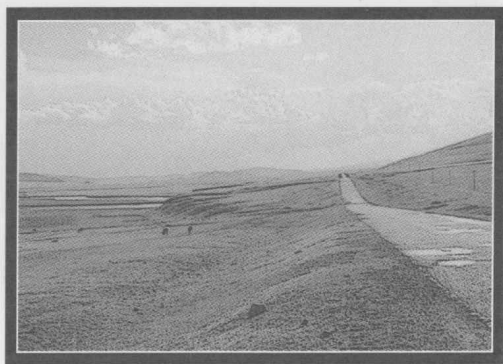
- 134 一场上海烟花
- 146 水仙和彗星



这本书是给父亲的



I
行走，
行走



.....



让我们一起走到世界的尽头去。苏。

再见，
时光

她说，当一个人快死亡的时候，他会经历潮状呼吸。那是生命停止之前最后一段呼吸。汹涌极了，就像大海的声音。

她说，苏，你不会听到这些。你听到的大海的声音，是有生命力的。是幻觉中的。而我听到的声音，是属于死亡的。是真实的。

她与苏去看大叻的火车站。在海拔近一千五百米的高山顶上的火车站，古老的火车只能象征性地开出短短的距离。但依然有乘客。结婚的新嫁娘和她的家人，坐在候车室外面的廊檐下。木门上贴着时刻表。他们等待两点半的那次火车。只是一个仪式。

灼热的午后，阳光明晃晃地四处流动。新娘的白纱拖在木椅子下面的沙地上。苏走过去，把手中的一朵淡粉红的月季递给她。她说，我要给你拍一张照片。她说“要”而不是“想”。

她取出摄影包里的哈苏，半蹲下身，用连续的快门，拍下廊檐阴影下的新娘。她的崭新婚纱，和背后烙满时光印痕的埃及蓝的木门。她移动着角度，身体像一头敏捷的豹子，充满粗野的活力。她的脸在瞬间里进入专注的状态，忘了世界的存在。

月台边上有一节火车车厢被废弃了，划满锈迹。铁轨延伸在长满野草的空地上，远处，是盛开的虞美人，在风中轻轻招摇。天空这样的蓝。有一段旧日的时光被凝固在此地。她们一直没有说话。

苏对她说，成为一个摄影师，唯一的幸福，是在于对时间的获取。如果美只存在于一秒，那么我对它的观察，会增加到两秒，然后喀嚓，把它凝固。她说。当然，在大部分时间里，我像大部分人那样，只是在浪费底片和药水。

好的照片，应该能留下世界绝望的美感。那种逝去的漫漫时光。

就在两年之前，苏开始自由摄影师的生涯，带着相机到处旅行和拍摄。她居住在上海，曾同时为数家知名的时尚杂志工作，包括时装，广告等种种商业性的订单。在行业里她有她独特的风格和名声。然后她辞了职，成立工作室，和出版社合作，按照主题做摄影集。这一年，她的主题是海。她来到了越南。她的书用了一支英国乐队 Cure 的歌名：“From the Edge of the Deep Green Sea”。

在赤道炎热漫长的夏季旅途上，两个女人的邂逅。她们都已经过了二十五岁，独自旅行，忽略过往和历史。两个人绝口不提。一个是摄影师，在上海。一个是不再工作的写作者，在北京。

她没有解释她为什么停止了写作，有一年她的时间用在了睡眠，对着菜谱做菜和行走中。在电影的出场里，她变成了一个旅行者。整整一个巴士车的鬼佬里，唯一的中国女人。脸上有长期离群

索居的流离生活的痕迹。她的背囊很庞大，因为里面放下了包括枕头等所有细小的熟悉的物品。没有安全感的人，都是这样。带着所有的旧物转移。

她是在每一本书里出现过的女人。她们是一个人。是唯一在出发在行走告别着的人。这是我的写作。是我为之而写作的唯一原由。

她在大巴车上睡觉。和那些鬼佬一样，把衣服塞在脖子底下睡眠。把光脚蜷缩在椅子上，或者伸直在过道上。醒过来她就喝大瓶的饮用水。她很少吃东西。大部分时间她都在凝望窗外的夜色，但没有任何的趣味盎然。只是平静。

她的旅途注定只是一条漫无边际的道路。随时可以停留。随时可以失踪。

有时候我们都这样的伤心，但从不表达。就如同我们从不说爱。从不。爱是被封闭被禁忌被拖延被搁置的。这样的爱，是我手里唯一的救赎。所以我被我的罪吞噬。

她看见站在学校门口的父亲。她在郊外的小学里读书。学校在一座破庙里，有一片露天的天井，长满开黄花的野草。她被寄养在一户种棉花的农民家里，父亲每个星期六的黄昏来接她回家。他

把她放在自行车的前杠上。两个人骑车赶路。路边的田野渐渐黑暗下来。父亲那时候多么年轻而强壮。他们在路上一句话都不说。

她听到耳边的声音。刷刷刷。自行车的轮胎摩擦在小石子公路上。父亲的下巴搁在她的头发上，夜风清凉，繁星漫天。她渐渐疲倦。感觉到父亲一只手扶着车把，一只手托住了她的脸。于是她睡着。

半夜醒过来，看到大巴车停在不知名的小镇加油站。鬼佬们排队上洗手间，然后三三两两地站在黑暗中抽烟。车厢因为停顿下来变得炎热沉闷。她发现自己的额头上全都是黏湿的汗水。她跨过堆在过道里的背包，走到车厢外。她把脸凑近水龙头，把冷水用手泼在脸上。她止住了胸中的呕吐感。

天气持续闷热潮湿。这个国度，一年只以干季和雨季划分。热带的高温像疾病一样控制人的身体和神经。每天无数的鬼佬扛着庞大而肮脏的背囊走来走去。他们从泰国和柬埔寨过来。背囊上用绳子系着沾满泥泞风尘的大头靴子。白种女孩的脸被晒成了胭脂红。那种红，好像随时会从脆薄柔软的皮肤下面膨胀出来，开出巨大的烂醉花朵。脸颊，颧骨，鼻子上都是密密麻麻的褐色小雀斑。

阳光是多么甜美的罪恶。靠近它，进入它，融化它。他们贪

婪地注视烧灼般的明亮天空，一边抹着防晒霜，一边眯起眼睛，轻声地说，哦，我的天。我的天。My God.

三月越南的阳光，更像一场暴雨。直接，激烈，无处可逃。仰起头的时候，感觉窒息。

在河内，她遇见了苏。

这是她这样喜欢的城市。阳光让人盲目不知所从。在 Pho Hang Bac 一家旧书店。炎热的天气。店堂里的吊扇慢悠悠地晃动。她在读一本印度小说。她在河内无所事事，靠阅读和闲逛打发时间，但沉浸其中，并不打算离开。苏来找 LP 的旧书。她的计划是越南从北到南的海岸线旅行。

苏的漆黑长发上插着几朵洁白的小茉莉。她的皮肤暗，小麦色，且粗糙。额头高，脸型略扁，眼睛很明亮。她长得和越南女子相似。笑容极少。微笑。仿佛是会在水中消失一样的笑容。

她们开始说中文。对话是关于摄影。说话也不多。门口有挑着藤筐的水果贩子慢腾腾地走过，苏走过去买了几只李子。苏用矿泉水倒在上面清洗，然后递给她吃。深红色的烂熟李子，摸上去很软，旁边还留着细小的新鲜绿叶。她接过来一只。轻咬一口，酸涩进入骨髓。她不动声色。

苏说，有时我感觉自己和这个世界没有任何关联，但后来明白，那也许是太沉溺于此。亦或已结合其中而感觉困顿。她们坐在书店的旧木头餐桌边。桌子上放着两杯冰冻咖啡。暮色笼罩过来，市街的喧嚣和热浪仍未平息。她的一只手拢在杯子上。洁净的手工创作者的手指。细瘦的手腕上有一只镂刻拙朴的银镯。

她在进入越南之前，停留在广西一个名叫东兴的小镇里。因为要办理健康证，她在那里住了一天。晚上睡在交通宾馆潮湿闷热的房间里。长久的失眠。于是独自走到街上，坐在矮小的板凳上喝糖水。桂圆干和鸡蛋一起煮。店主是年轻的男子，坐在树下发呆。小镇极其寂静，偶尔有自行车骑过，对面的裁缝店传出哒哒哒踩动机器的声音。洗头店的女孩子，涂了艳红的唇，站在街口，脸色惘然。她又走到小学校的操场，坐在破旧的石头台阶上，看孩子们在月光下踢足球。他们奔跑。然后消失。

她把手机关掉。不会有任何电话。所有的人都和她没有关系。她觉得可以在这个小镇消失。

她在睡觉的时候，用白床单裹住自己，紧紧地蜷缩起来。她用婴儿在子宫里的状态睡觉。

你这样的保护自己。你不爱任何人。她看到他失望的脸。他没有任何一种姿势能够拥抱着她。她离开。最后一个男人。

她约苏去看水上木偶戏。她坐在餐厅里等苏。是平时一直在去的小餐馆，名字叫 Hanoi Rose。临街的二层大露台。楼下是衣服铺子，走上去要穿过窄小的木楼梯。夜色降临的时候，大帮的异乡客聚集在这里喝啤酒，吃清淡的越南菜。路边的灯光略带昏暗，旁边是广告牌和耸立的杂乱的电线杆。对面破旧的法式殖民地风格的公寓，挂着晾干的衣服。谁家种的花，大簇大簇，诡异而妖艳。绿色的法式木窗和明黄色的斑驳墙面留下了时光的痕迹。

楼下白天的集市已经撤空了，留下垃圾和蔬菜腐烂的气息。长茎的越南玫瑰因枯萎而被废弃，横陈在路面上。摩托车仔聚集在路口。市街的声音还未平息下来。空气中有茉莉花、啤酒、烟草、灰尘、香水、汗液的气味。不知道哪家的 CD 店又放起了音乐。低音萨克斯风缓慢地吹奏起来，一个沙哑沉静的男声在唱，I saw your face shining my way...

她坐在粗壮的大木桌子前，点了酸笋、混合蔬菜和烤鱼。她喝柠檬汁。大杯的白水，放入冰块，两片绿色的柠檬。如此洁净简单。洁净简单的生活，她在二十五岁之后才能够获得。有了一个人住的房子。有了一个人的城市。有了旅途。

身边桌子上的一个鬼佬问她借打火机。他穿细格子的棉衬衣，

短短的金色头发，眼神敏感。他把打火机还给她的时候，问她，你喜欢越南吗。她说，很喜欢。他说，你是日本人？她说，不，我在北京生活。他说，你看起来很像越南女人。你的眼睛和她们很像。这样亮。

她微笑。按照西式的做法，女人会耸耸肩，抬高眉毛。而她只是侧着脸，低下头笑。她告诉他，她的故乡在中国东南部。江南。她曾经写作。一个女人要让自己慢慢变得美好，需要穿越生活的起源。而这些起源，也是痛苦的根基。像一条河。从不停息。最终流入大海。

十岁的时候。父亲和母亲在家里吵架。还是住在老房子里，狭小的厨房。夏天的汗流浹背。母亲不停地说，父亲一径地沉默。终于按捺不住怒火，打了母亲一个耳光，然后父亲走出房间，骑车离开。母亲砸掉了厨房里所有的碗。地上全都是洁白的碎裂的瓷片。哭泣。她站在门外。看着。月光透过路边高大的梧桐树叶，洒在她的脸上。她从来没有再拥抱他们。路边的梧桐树后来全部被砍光。他们搬了家。父亲在此之后，从未再打过母亲一次。他什么都不说。只是沉默。

从没有拥抱。父亲和母亲。父亲和她。她和母亲。

她一个人走到郊外的田野。独自躺在收割之后的稻田里，看

黄昏天空中的飞鸟。她迷路。她半夜激烈地吃冰冷的米饭，用手抓着，一团一团往嘴巴里塞，直到噎得满眼泪水。后来她常常觉得饿。需要吃很多东西。她那时候那么的沉默。

所有的人都不说话。苏。

在十六岁的时候我开始恋爱。和一个垃圾中学里的差生，高而英俊的男生。我看书，在重点中学里参加竞赛。他只喜欢打台球和做爱。我们完全不同。可是我急迫地要让自己被爱。我们在深夜的楼道里接吻。他抱得我那么痛。那么痛。

我根本不爱他。

成长是这样痛苦的事情。苏。那时候，我总是想，我什么时候能够有钱。什么时候能够出走。

然后有一天，我离开。

苏在她住的旅馆里留条，说她即将乘上开往顺化的夜车。她说，我最后一站是在西贡。我觉得我们还会见面。苏留给她一本手工水粉的小画册。*Wild Plants of Ha Long Bay*。一页一页翻开来，都是诡异艳丽的下龙湾山谷中盛开的野花。有拉丁文的花名。作画的是一位女子。极其简单而清雅的笔触。

她们要各自行走。独行的旅行者看重自由，从来不受任何束缚。